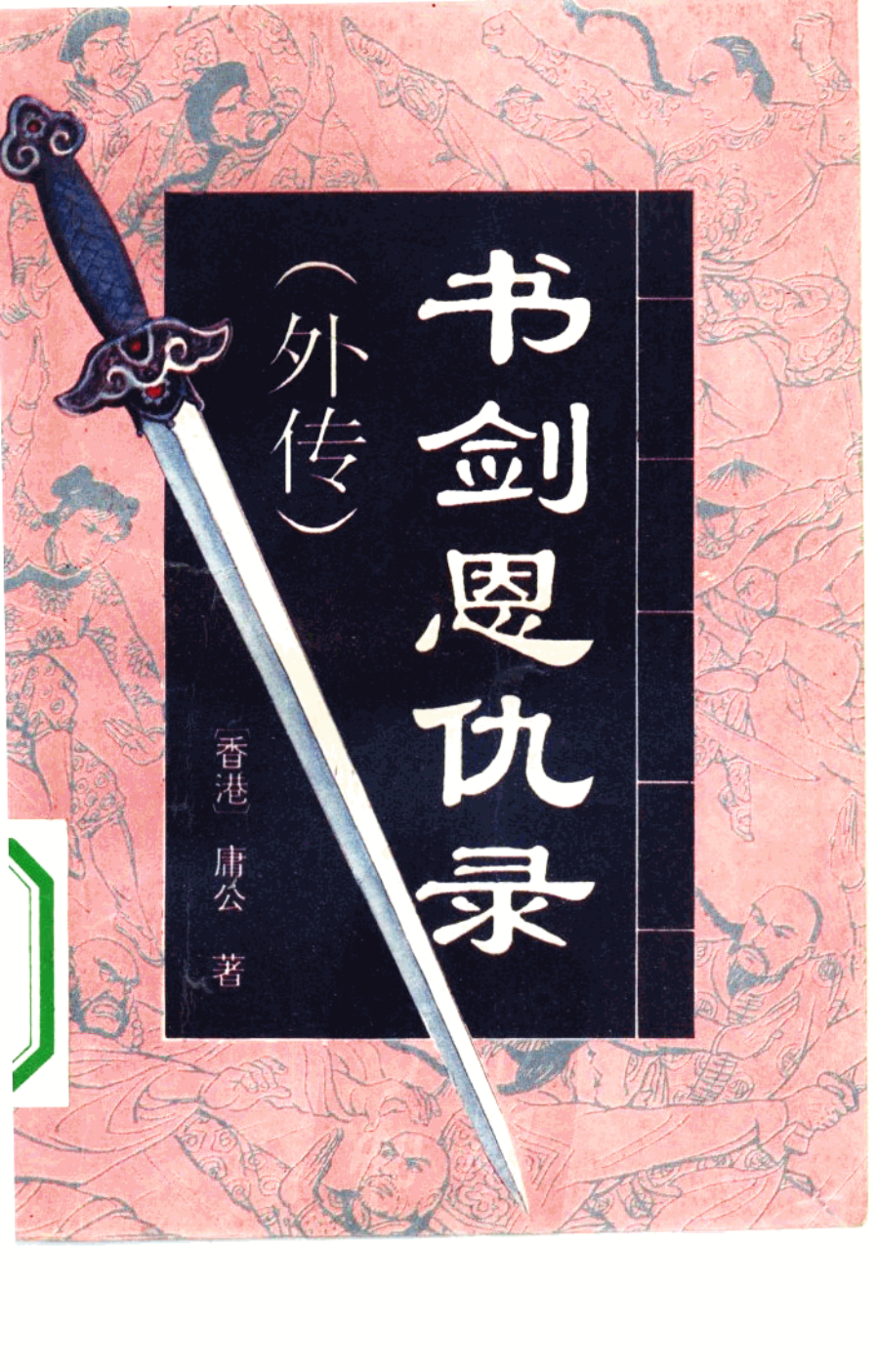




书剑恩仇录

(外传)

〔香港〕 庸公 著

书
剑
恩
仇
录

上

〔香港〕庸公 著

(外角)

书
剑
恩
仇
录

(外
传)

〔香港〕庸公 著

下

〔京〕新登字 110 号

书剑恩仇录外传

〔香港〕庸公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日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420,000 字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126—5/1·82 定价 9.80 元

内容简介

花前月下，最难消受美人恩，
国仇家恨，一缕芳魂慰故人。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先生的开山之作，书中写了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一是掉包的汉家子弟，当今的皇帝乾隆，一是乾隆的同胞手足，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女子则是容颜绝世体生奇香的回酋公主香香。书末讲到，香香公主不愿受辱乾隆，以死酬答了她所爱的男人。

其实，香香公主并没有死，而是饮了百日醉沉沉睡去，陈家洛思念故人，在公主的香冢内，只发现一泓碧血。这个秘密，自然也难瞒猎艳的皇帝。为了重获香香公主，剿灭反清力量，大内高手，异域魔头，铁甲军士，在古城西安，西凉故道，瀚海大漠，天山雪岭，展开一场围攻与追杀。红花会的十三舵主与武林侠隐们，奋勇抵敌，慷慨赴难。浩浩愁，茫茫劫，最后仍以香香公主的香消玉殒，结束这力量悬殊的厮杀。

书中，兄与弟，姐与妹，坦诚借忌共存，相爱仇视并立，缠绵而又悱恻；朋友之间，敌我之间，真真假假，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在金庸先生的续书中，此书确实是极为不错的一本。

上 册

目 录

第一回	夜掘香坟	玉骨无存余碧血	
	变生肘腋	红花侠义各相分	(1)
第二回	夜鹰传书	天机不可泄漏	
	幽壑搜秘	潭底别有乾坤	(17)
第三回	喋血荒山	驼侠神技伏猛虎	
	寻仇湖海	娇娃受制黑女魔	(33)
第四回	爱恨难分	陈家洛英雄气短	
	仇深似海	驼老儿细说当年	(48)
第五回	佯死存贞	喀丝丽饮百日醉	
	芳坟碧血	老尼姑细说因由	(64)
第六回	喜相逢	儿女英雄谈往事	
	遭浩劫	黑衣老妇显神通	(80)
第七回	祖师蒙尘	红花会起内哄	
	舵主遇伏	鹰爪孙逞诡谋	(93)
第八回	又爱又仇	陈家洛彷徨无主	
	我行我素	霍青桐夺爱有心	(108)
第九回	千里投奔	喀丝丽误入圈套	
	途中设伏	张召重包藏祸心	(123)

第十回	张召重 老喇嘛	智困陈家洛 杖慑鸳鸯刀…………… (137)
第十一回	面壁疗伤 神针传	喀丝丽再遭突袭 老魔头出手伤人…………… (152)
第十二回	绝处逢生 石窟奇遇	葫中仙回春有力 老隐侠传缩骨功…………… (165)
第十三回	洞中练神功 荒野寻爱侣	别有一番滋味 突围喜遇神鹰…………… (179)
第十四回	飞渡莲池 谈情月下	剪烛畅言天下事 最难消受美人恩…………… (195)
第十五回	断发还君 睹物思人	恩爱夫妻成怨偶 难填恨海最伤心…………… (211)
第十六回	身陷重围 阵前起义	英雄突阵挥热血 豪侠诈降建奇功…………… (226)
第十七回	边荒图义举 月下细谈心	老剑客力挽狂澜 总舵主情迷意乱…………… (241)

下 册

目 录

第十八回	天降怪火球	惊破英雄会	
	草原腾杀气	双剑斗邪魔	(256)
第十九回	香车送美人	英雄气短	
	设伏擒猛虎	豪侠逞强	(270)
第二十回	鹰阵困英雄	天山出怪事	
	武林图举义	湖海多奇人	(285)
第廿一回	巧施诡谋	假双鹰计擒陈家洛	
	显露功力	真和尚铁鱼镇邪魔	(298)
第廿二回	千里传书	霍青桐智救红花义士	
	杀机四伏	老禅师闯阵独拒邪魔	(311)
第廿三回	夜探未央宫	侠女救人投虎穴	
	大闹西安市	暴君巧计布天罗	(325)
第廿四回	义重如山	为救爱郎甘作质	
	情深似海	打开金锁走蛟龙	(340)
第廿五回	夺白龙剑	李沅芷独斗张召重	
	闯五方阵	喀丝丽力拒御林军	(354)
第廿六回	荒漠起旋风	沙丘险作英雄冢	
	情坚比金石	雪岭怀人破碎心	(368)

第廿七回	祭坛誓师 捉拿奸细	木卓伦险遭暗算 红花侠勇战三魔……………	(381)
第廿八回	义薄云天 临危不乱	木卓伦掷书逐使 武诸葛奇计解围……………	(394)
第廿九回	将计就计 以牙还牙	空营诱敌陷重围 四道奇兵施突袭……………	(407)
第三十回	夜劫佳人 鞭击鹰犬	张召重行险侥幸 霍伊阿单骑立功……………	(420)
第卅一回	爱恨难分 英雄气短	姐妹花各怀心事 总舵主情有独钟……………	(433)
第卅二回	千里传书 龙潭寻宝	木卓伦成全有意 喀丝丽情深恨深……………	(446)
第卅三回	气壮山河 回天无力	敌忾同仇挥热血 红花义士陷重围……………	(458)
第卅四回	无法突重围 悬人布巧局	血书传惊讯 鞑子逞奇谋……………	(470)
第卅五回	从容就义 救驾有功	霍青桐血溅未央宫 张召重甘受千夫指……………	(482)
第卅六回	遁迹穷荒 池畔访美	回首前尘多感慨 人亡物化恨长埋……………	(496)

第十八回 天降怪火球 惊破英雄会 草原腾杀气 双剑斗邪魔

陈家洛想不到她会说出这些话来，心头微微一震，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接口问道：“姑娘，你说什么？”喀丝丽现出满脸失望之色，幽幽叹道：“陈当家，我不相信你听不出我的话。你要是不喜欢，我不向爸爸提出这事好了！”说完，仰脸望天，长叹了一口气。陈家洛见她那情形，可有点忙了手脚，心有万语千言，却不知从何说起。

那时，月影已斜，把他们两个人影，照得长长的。陈家洛望她一眼，只见她目含泪光，泣然欲滴，不觉心中一酸，险些英雄泪落。怅望天上一钩残月，触起心绪万千。就在这时，猛然想起“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那两句话来。现在月已残缺，难道他和喀丝丽的命运，注定和天上的残月一样吗？想到这里，大感茫然，不敢再想下去。正相对无言间，只听脚步声，自远而近，回头一看，只见金笛秀才余鱼同踏月而来。余鱼同见了陈家洛，堆起满脸笑容道：“对月清淡，难得两位如此雅兴！”

陈家洛听得脸上一热，为掩饰他的窘态，只好用别的话岔开道：“十四弟，看你这副装扮简直像个吟风弄月的风雅之士，那里像个出生入死的湖海英雄。”余鱼同听了不禁好笑起来

道：“陈当家，又来取笑小弟了！”说完回过头来对喀丝丽道：“难得姑娘有此雅兴，让我也来凑凑趣，为你吹奏一曲如何？”喀丝丽听了没搭腔，只是淡然一笑。

金笛秀才余鱼同，说完这几句话后，便把金笛凑近唇边，缓缓的吹奏起来。初时，吹出一片杀伐之音，势如万马奔腾，又如狂风骤雨，听得人家遍体热血沸腾。只吹过一会，曲调改变，从一片杀伐之声，变为凄凉激越。以至到最后，却变成一片靡靡之音，听得人家意气消沉，魂销心死。

喀丝丽受到他的笛声感染最深，脸上的表情，随着笛声迅速变化。听到最后，竟然用手掩着两耳道：“十四舵主，恕我没有这份雅兴，请你不要吹了！”金笛秀才余鱼同苦笑一下，慢慢把笛子放下。陈家洛这时也松了一口气道：“十四弟，想不到你除了自己独创的一套大罗笛法外，连吹奏出来的笛声，也那样的动人！”

金笛秀才余鱼同，现出调皮的神态道：“陈当家，连你也和我开起玩笑来。雕虫小技，聊助清兴罢了。”陈家洛、喀丝丽二人，这时心里却有点尴尬，谁也不发一言。想把余鱼同支开，一时又想不出方法，正感为难间，瞥见帐篷里闪出一个人来，呵呵笑道：“能听到一曲妙音，睡魔尽退。想不到你们红花会内，也有这样的风雅人物！”

陈家洛、喀丝丽、余鱼同三人，随着那话声传出之处一看，只见从帐棚里闪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酋长木卓伦。余鱼同忙迎上前去，呵呵笑道：“酋长不要见笑，我这不成曲词的笛音，怎值得你赞赏？”

木卓伦和他客套了几句话后，望了喀丝丽一眼道：“女儿，夜已这么深了，你怎么还没睡？”喀丝丽给他这么一问，大感为

难，把头垂下来，半晌答不出话。陈家洛见场面有点尴尬，只好用别的话岔开道：“酋长，已不早了，明天我们还有要事赶着办，大家还是早些休息吧。”说完，再向木卓伦道过一声晚安，然后返回自己的棚帐休息。

一宿无话，直到天明。第二天晚上，这个荒漠的山野，现出一片热闹。帐篷外的空地，燃起团团的野火，维族的武士和红花会的各舵主们，围着野火坐下。同来的维族妇女，把猎得的山禽野兽屠宰好，用铁叉子叉着，放入火里烤。原来维族的武士，为了要夺回给鹰爪孙抢去的“可兰经”，举行隆督师可大典。

仪式开始，木卓伦步出场中，领导在场维人，环火跪着，向空祷告。祷告完后，大家悄无声息地各就各位，拿起烤好的野味来吃。最后便举杯相祝，痛饮一番，等到大家喝到已有七八分酒意，武士们便来一个余兴节目，举行竞技比赛，由酋长木卓伦担任评判，情形十分热闹。

正在兴高彩烈的时候，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戛然长鸣，抬头一望，只见两头兀鹰，在天空上下翻飞，分别张开利爪铁嘴，你啄我抓，在空中展开剧烈的搏斗，使得在场的人大感惊奇。

作为主人的酋长木卓伦，看见这两只兀鹰正好在这时突然飞起，知道事情有点不寻常，忙站起来仔细打量这两只兀鹰。只见这两只兀鹰的搏斗，愈来愈烈，还不时发出几声凄厉的叫声，斗到最后，这两只兀鹰，都好像受到创伤，羽毛被啄得脱落，飘堕下来。

木卓伦正全神注意着这两只兀鹰的搏斗，忽然听的一声弓弦响，知道有人放箭射那只兀鹰，要想阻止已来不及了。只见其中一只兀鹰，应声飘堕下来，木卓伦飞身一扑，把那只飘

堕下来的兀鹰，接在手里，沉声喝道：“谁放箭伤这兀鹰。”

话声才落，只见一个维族少年汉子，闪身出来道：“这兀鹰是孩儿放箭射落的，父亲不要见怪。”木卓伦听得脸色一沉道：“你怎么如此鲁莽，你可知道这兀鹰是谁养的，不分皂白的便胡乱放箭？”

那维族少年不是别人，正是木卓伦的儿子霍伊阿。他见木卓伦说得那样认真，知道事情有点不寻常，退过一旁，不敢说话。喀丝丽见木卓伦那样生气，为要替她哥哥霍伊阿解围，忙出来向木卓伦道：“爹爹，把这兀鹰交给我好吗？”木卓伦虽是生气，但因喀丝丽是他最疼爱的女儿，便对她道：“我知你为人很有心思，现在你可替我先把那兀鹰仔细检查一下，看它身上可有什么特别标志。”说完，便把那浑身鲜血的兀鹰交给她，喀丝丽忙伸手接过，把她轻轻放在地上。然后仔细兀鹰检查，只见它身上并没有什么标志，但无意中却发觉那兀鹰身上还有余温，没有死去。叫起来道：“兀鹰虽是中了一箭，还没有死去呢！”

在场的入见她这么一说，便围拢上来看那兀鹰，只见它中箭的地方只是翼部，没有伤及要害，忙拿出金创药替它敷治伤处，陈家洛拿出一粒“九转还魂丹”喂给它吃，这样忙了一会，约过顿饭工夫，那兀鹰便苏醒过来。

只见它缓缓立起，毫不怕人的在地上来回走动一会，然后把健翼轻轻拍动，身躯慢慢往上腾起。喀丝丽见了，一时童心大发，高声嚷道：“你看这兀鹰多好玩，我们快捉着它，不要让它逃脱。”话声未落，便朝着那兀鹰腾起处，飞扑过去，木卓伦见了，忙制止她道：“女儿，别淘气。那兀鹰是人家豢养熟的，你怎能把它留下呢？”喀丝丽听到好笑起来，忙把去势缓住，不再

往前追赶。这时，那兀鹰已飞起四五丈高，朝着西北角的天空，振翼飞去。

木卓伦望着那兀鹰飞去的方向，心里更感奇怪，喃喃自语道：“这兀鹰难道是他派来的？”喀丝丽站立的位置和他距离最近，对他的话也听得最清楚，诧然问道：“爹爹，你说什么？”木卓伦脸色凝重，接口答道：“女儿，我看你暂时还是不要多问，将来自会知道的。”喀丝丽见他说得那样认真，知道事情有点不寻常，不敢再问下去。

经过这兀鹰飞来一闹后，使得在场的人都觉得有点扫兴，野火会虽然继续举行，可是大家都觉得有点无精打采，只有那些维族武士，还余兴未消的互相竞技为戏，勉强把场面撑持下去。

喀丝丽这时，却把陈家洛拉过一旁道：“陈当家，你看飞来的那只兀鹰，是谁豢养的？”陈家洛沉思好一会，接口答道：“姑娘，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想飞来的那两只兀鹰，难道是那些鹰爪孙派来的？”喀丝丽有点不相信的道：“陈当家，你怎么把飞来的那两只兀鹰，联想到鹰爪孙身上？”

陈家洛剑眉一扬，道：“这理由很简单，西藏的红衣喇嘛，很爱豢养兀鹰。清宫中的锦衣侍卫，其中有好几个是红衣喇嘛，刚才在空中搏斗的那两只兀鹰，想来就是他们放出来的。”

喀丝丽道：“陈当家，我看不会吧，这两只兀鹰若是红衣喇嘛放出来的，怎会在空中自相搏斗起来？”陈家洛给他这么一问，不觉一怔，正沉思间，忽听维族武士中有人惊叫起来道：“你看，西北的天角升起一个红火球，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不一会工夫，只见那红火球不但愈飞愈近，而且还缓缓的往下降落。喀丝丽看得惊叫起来道：“陈当家，你看那个红火球就快要

堕下来了！”

这时，那红火球已愈降愈低，距离地面只不过四五丈，那红色的球体，已开始变化，从火红而慢慢变成紫色，再变成蓝色，而且有些蓝色的火焰喷射出来。忽见一条灰衣人影，凌空飞起，朗声叫道：“你们快散开，准备应变。”话声才落，凌空发出一道劈空掌力，朝着那射出蓝焰的火球猛劈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那喷出的蓝火球被他的劈空掌力一震，发出蓬的一声暴响，环体被震得破裂，四散飞扬，一时蓝焰满天，凌空发掌的灰衣人影，首当其冲，只见他袍袖猛拂，展开铁袖神功，那些四散飞扬的蓝焰，被他的袖风一震，立刻往后飞散。在场的人，见到火焰漫天飞下，纷纷躲避，掌劈袖拂。四散飞扬的蓝焰虽然伤不到人，但落在地上，很快焚烧起来，一时火光烛天，把整个山野照得通明。

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各舵主，和木卓伦带来的维族武士，都正忙于救火。山野间难找水源，取水救火，可不容易。好在他们个个身负绝世武功，各把劈空掌力施展出来，汇成一股强烈无比的劲风，朝着那烈焰腾起之处猛撞过去，劲风一到，立即把火势遏止下来，大家忙了好一会，才把火势扑灭。

等到火焰扑灭后，木卓伦向无尘道长抱拳为礼道：“若非道长及时飞身发掌把那火球击散，否则落在棚帐外焚烧起来，扑救更感困难，这相连在一起的十多座帐棚，非化成灰烬不可。”

无尘道长给他这么一赞，忙谦逊地说：“酋长何用多礼！贫道只不过看出那火球可有点奇怪，才瞎打瞎撞的凌空发掌，想不到无意中却给我撞中了，挽救了这一场火烧帐棚的灾害，看来这也是天意，贫道实不敢居功。”

当他二人正在互相客套时，陈家洛、喀丝丽却在余烬中四处寻找，无意中发觉这火球的骨架，是用山藤扎成的，把它拿给在场的人看，大家才知那红火球原是一个大孔明灯，里面藏了些青磷的易燃物体，所以后来那火球的火光渐渐变成蓝色，和喷出蓝色的火焰来，就是这个道理。

陈家洛和喀丝丽无意中发现这个秘密后，知道这可能又是张召重和雪岭阴魔搞的鬼。制作这种孔明灯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把风力和风向计算得准确，灯内的燃料，更要恰好在快要飞近帐棚时用尽，这样才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放出这个火球，目的是要出其不意的使他们以为天降神火把棚帐烧毁，使他们自起惊疑，造成一种心理威胁。奔雷手文泰来性情躁急，听到陈家洛说破这种火球的秘密后，悻悻连声地说：“陈当家，据你这么说来，火手判官张召重和雪岭阴魔那老怪物，显然躲藏在离此不远之处。兄弟虽不才，愿意负起这个任务，前往寻找他二人，等发现他二人所在后，再通知你们来把他们一网打尽。”说完，便想耸起身形，往前飞窜。

陈家洛见了，忙向他打个眼色道：“文四弟不要轻举妄动，敌暗我明，难免吃亏，还是忍耐些好。”文泰来听了，忙把去势缓住。这时和木卓伦一起同来的人，也围拢上前，商量对策。经过一闹再闹后，大家心情更见紧张。酋长木卓伦，以主人身份，步出场中，朗声说道：“陈当家和红花会各好汉，拿今晚连续发生的两件怪事来看，张召重和同来的鹰爪孙，显然在这山头附近，布下了包围网来包围我们，主持这次盛会的元真子老前辈，和她两个女徒，分头通知各大门派的人到来共商义举，还要过好些时日才回来，在各大门派的人未来到这里之前，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不知陈当家有何高见？”陈家洛沉吟好一会，

朗声答道：“在元真子老前辈没有回来前，我们只宜固守，不要贪功。现在天南遁叟的伤势已经复原，有他在此，也不用怕雪岭阴魔。”

木卓伦听见陈家洛这么一说，正想答话，只见西北角的天空，又飞来一个红火球，引得在场的人，不约而同的凝望过去。他们因为有过上一次的教训，再也不容那火球飞近，其中一名维族武士，赶忙飞扑上前，朝着那火球颺的一箭射过去，把那火球射个正着，发出篷的一声爆响，立时火焰四散飞扬。

红火球虽给射落，但在场的人，心情却更为紧张。在他们这一群豪侠中，以木卓伦为首，环视在场的人一眼道：“火球两度出现，相信那些鹰爪孙藏身之处，必定距此不远，为免着了他的道儿，我们不可不加以防范。”奔雷手文泰来，听得直跳起来道：“酋长，鹰爪孙既然躲藏在这附近窥伺我们，何不先来先发制人，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说到这里，正想再说下去，只见在场的维族武士道：“鹰爪孙那样可恶，我们现在就显点颜色给他看。”说完维族武士个个情绪激昂，磨拳擦掌，作势欲发。

无尘道长老成持重，看见维族武士那激动情形，恐怕他们一发不可收拾，反而误了大事，忙上前向木卓伦稽首为礼道：“酋长，请听贫道一言好么？”木卓伦听得微微一怔，接口答道：“道长有话但请直说无妨，何必如此多礼？”无尘道长正想答话，忽听西北的天角，传来一阵厉啸之声，使得在场的人听了，大感惊愕。

奔雷手文泰来，已向木卓伦申请搜索敌踪，听到这啸声，那还忍耐得住？便一声不响的耸起身形，朝着那啸声传来之处飞扑过去。陈家洛见到不由心中大急，忙喝止他道：“文四弟，